



靈 隱 小 誌

LITTLE RECORD OF THE LINGYIN TEMPLE



大雄寶殿及北宋石塔

知聲
PDG

藥師殿



杭州靈隱山圖

周然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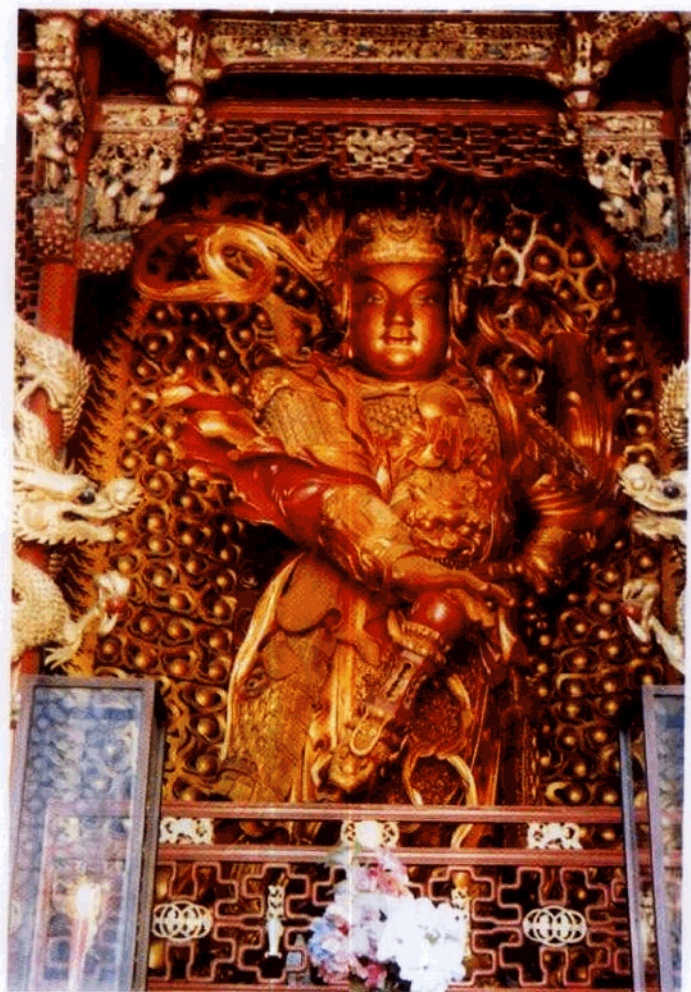


明建理公塔及元代造像



南無釋迦牟尼佛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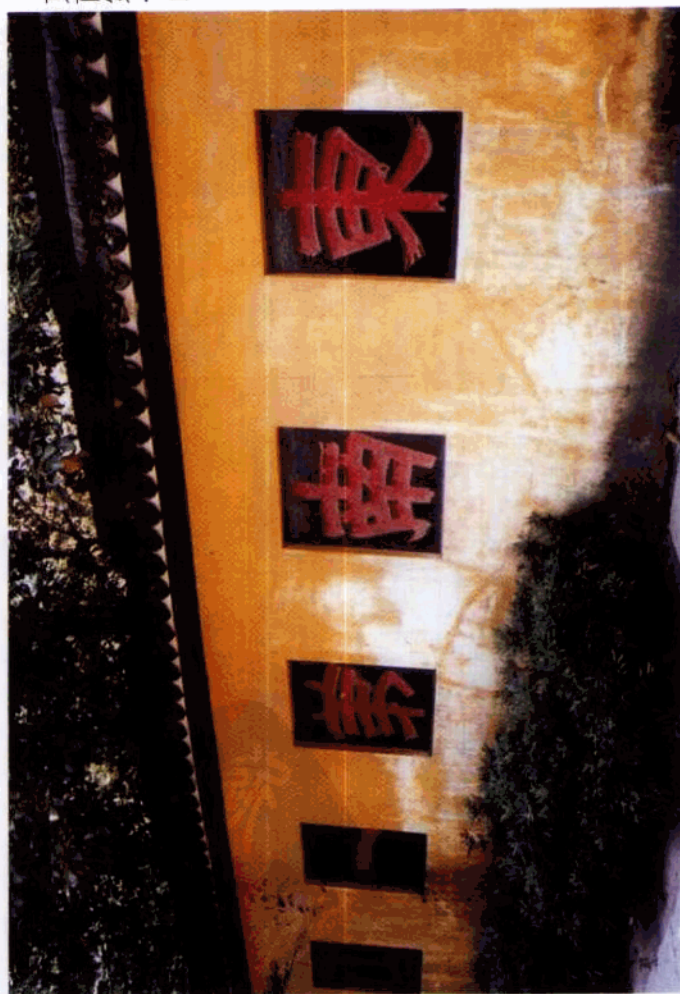
香樟木雕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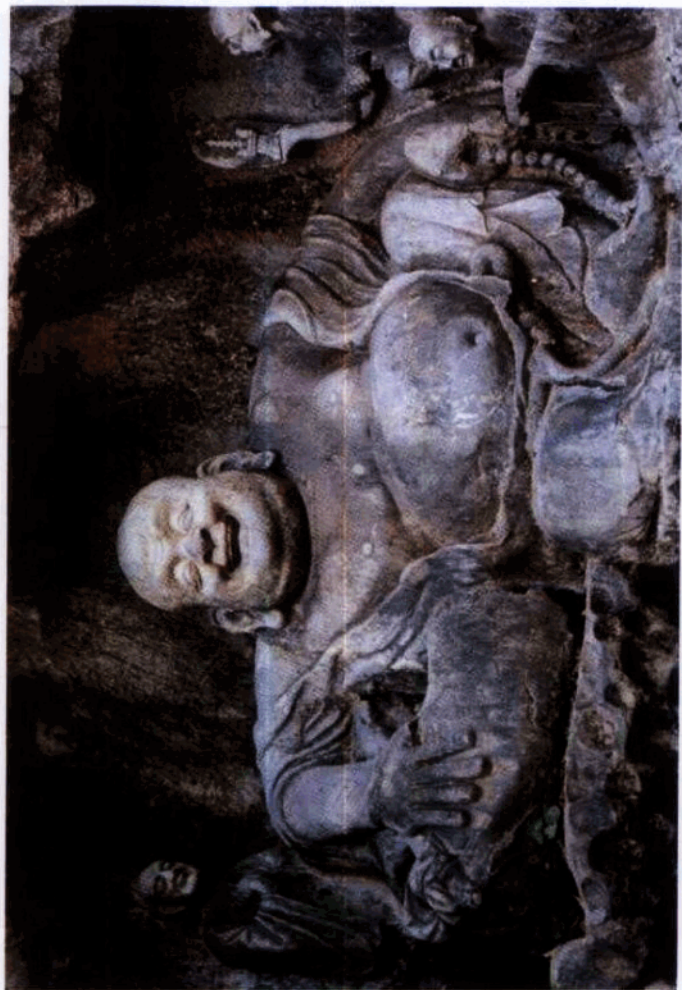
南無草駄天尊菩薩

宋代獨木香樟雕塑

東南第一山



北宋刻彌勒佛像



龍泓洞外景與春涼亭



咫尺西天



再版前言

1947年2月，我曾經寫成“靈隱小誌”一書，由靈隱寺發行，初版二千冊，不久即銷售一空。正擬再版而時局日趨緊張，我於赴港講經返杭之後，又不得不再赴香港，再版之事就無從考慮了。解放以後，由於書中觀點有待修訂，而我又在北京工作，無暇及此，因此就沒有再版。

解放之初，靈隱寺大殿毀於白蟻，經政府撥款重修，煥然一新，其中大佛一尊，在造形上曾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指示，使能圓滿無缺。十年浩劫之初，靈隱寺一度有被破壞的危險，也因周總理的威望所及，得以免於劫難。因此，在粉碎“四人幫”之後，靈隱寺經過修葺，重行開放，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。對於政府落實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更深入人心。

1980年4月中旬，我於游罷黃山之後，回到我出家之地的靈隱寺，只見殿宇莊嚴，游旅如雲，而缺乏介紹靈隱歷史古迹的作品，因此有修訂再版“靈隱小誌”的想法，也得到寺方負責人的贊同，而苦於手頭已無原書，不易著筆。丁雲川同志聽到這個消息，於出差來京之便，帶來舊藏“靈隱小誌”一冊，真如大旱之望雲霓，喜出望外。於是改文言為白話，刪除一些不必要的章節，作為導遊之用。“自序”一文，係初版原作，錄存供參考。書中有錯誤或不妥之處，敬希讀者隨時賜教，以便改正。1980年9月5日，巨贊於北京中國佛教協會。

初版自序

訂知己於山川，已無俗骨；禮空王於梵剎，漸滌塵襟。是以靈隱鷲峰，常爲高僧之化域，錢唐明聖（西湖舊名錢唐湖，明聖湖在其南），亦成名士之蘧廬。方志所傳，遺徵猶在，攀尋所至，芳躅可追。然而靈隱三書（清孫治靈隱寺誌，厲鶚增修靈隱寺誌，沈鍊彪雲林寺續誌），桎於體例，武林掌故，積若邱山，覽之者如入海量沙，述之者多斷章取義，稽考差可，探勝則非，於是有靈隱小誌之作。將以揭自然之幽奇，彰前賢之懿範，登遊人於覺路，語信士以玄詮。張岱有云，若云善游西湖，惟在深情領略，世間儋父，何易言遊！余於雲林，亦同此感。夫陽和煥發，景物華鮮，茸茸之芳草連天，澹澹之煙波無際，都人士女，傾城來游，控香鞦，擁翠輶，盈衢塞路，累迹摩肩，此固未免乎囂，而或以爲俗者也。然當鐘鳴夜靜，月朗中天，林間之寶殿巍巍，洞底之泉聲活活，則如對右丞之圖畫，滿目空明。朝暾甫上，梵唄初宣，鸚鵡翩翩以爭鳴，清露垂垂而欲滴，則如咏淵明之篇什，生意盎然。雨止瀑肥，急流如注，壑轟轟兮雷震，峰聳聳而似飛，則如讀昌黎之古文，神魂陡壯。越澗穿林，登高遠矚，江浩渺兮似海，城屯聚而若峰，則如歌東坡之詩餘，心胸并朗。摩詰之畫，元亮之詩，退之之文，子瞻之詞，皆文化之精英而藝林所珍賞者也，乃俱能於靈隱得其彷彿，游豈易言哉。東晉開山迭經興廢，千六百載，名德如林。永明大慧之禪修，贊寧契嵩之著作，道標皎然之吟咏，道濟守益之神奇，或傳佛祖之心燈，或示迷徒以正軌，功在聖

教，矩矱常存，不有所書，將同忘祖。萍棲詩抄，却非上人之作也，還齋吟草，則作者之俚句，附之篇末，聊志幻迹。將來建置，衆議僉同。願力莊嚴，固有待於賢者，信施功德，尚期望於諸方。讀本書者，幸留意焉。民國三十五年(1946)夏歷十月初六日，巨贊謹叙於靈隱寺。

目 錄

風景古蹟照片

再版前言

初版自序

山水景物 1

歷代沿革 10

高僧事略 18

藝文擷英 27

遺聞軼事 33

附錄:

萍棲詩抄 39

還齋吟草 42

山水景物

杭州一名武林，宋淳祐臨安誌(施諤撰)卷八云：

“西漢誌會稽郡錢塘注，武林山，武林水所出。祥符舊經云，在縣西十五里，高九十二丈，周圍一十二里。又名靈隱山、隱苑山、仙居山。上有五峰，曰飛來，曰白猿，曰稽留，曰月桂，曰蓮華。峰之前，有合澗曰武林泉。武林之陰，北澗之陽即靈隱寺。武林之南，南澗之陽，即天竺寺。”

此外，周草窗的武林舊事卷五所說亦略同。清初靈隱寺誌的作者孫治，以爲武林山是合赤山埠、進龍浦、古蕩、西溪、湖濱等六十里內之山而言，則是沒有什麼根據的。

武林山自天目山蜿蜒而來，夭矯磅礴，識記稱爲“龍飛鳳舞到錢塘。”施志又云：“天目山下武林靈隱山始韶秀，而山於是左右分。北高峰左轉抵葛嶺，標以保俶塔。右轉挾南山，標以雷峰塔。二塔爲西湖門戶。”這樣說來，武林山雖不甚高大，而實爲錢塘的主山。杭州別名武林，看來就是來源於此。海寧許雪莊咏武林山詩云：“澗合東西流派遠，山聯南北結根深。蜿蜒奇秀開靈竺，千古真源屬武林”，非常得體。又據宋靈隱寺僧契嵩武林山誌云：“靈隱山一名武林。秦漢號虎林，以其棲白虎也。晉曰靈隱，用飛來故事也”這就講得很清楚了。

飛來峰一名靈鷲峰，是靈隱寺的案山。東晉咸和三年，

印度僧慧理至武林，看到飛來峰就說：

“此天竺靈鷲峰之一小嶺，不知何代飛來？佛在世日，多爲仙靈所隱，今復爾耶？”

當時人們開始不相信他，他又說：“此峰向有黑白二猿，必相隨至此。”就在洞口呼喚，果然有黑白二猿躍出，因此大家信以爲真，而命名爲“飛來峰”。峰高四十餘丈，棱層剔透，嵌空玲瓏，其色非青非紫，帶白帶綠。張陶庵云：“使有石癖者見之，必具袍笏下拜，不敢以稱謂簡褻之，祇以石丈呼之也。”我們如以地質學的觀點看，固不必信“飛來”之說爲真，而從游覽或文藝上說，“飛來”之說，似較有趣。

蓮花峰在飛來峰西，水經注謂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，其上散開，狀如蓮花。今從下遙望，下闊上銳，從頂下視，其石四面敷開，極似蓮花，稱爲蓮花峰是很確當的。宋梅堯臣詩云：“鉅石如芙蕖，天然匪雕琢。盤礴峰頂邊，嬋娟秋江側。”畫意詩情，躍然紙上。蓮花峰上舊有蓮花泉，今涸。

呼猿峰又名白猿峰，以理公呼猿而得名，在蓮花峰之西。頂亦有大石，其下爲呼猿洞。洞很深，我曾經帶了電筒進去過。初尚寬敞，漸進漸仄，有時匍匐於地才可以過。地皆細沙，很平軟潔淨，約行里許，力盡乃出。壁間有乾隆年問題名，墨色如新。湖堽雜記云：“順治己丑秋夜，一僧於月下見一白猿，立於峰頂，皎如積雪，映月逾潔。辛卯冬，青蓮閣下一黑猿戴笠而趨，衆皆見而呼之，猿却顧微吟，越澗而去。”這段記載如果是真實的話，理公之言，似乎不虛。洞口有飯猿臺，廣丈許，高二尺。

月桂峰乃下天竺法鏡寺的案山，相傳月中桂子，嘗墜於此，因以爲名。稽留峰爲中天竺法淨寺的主峰。太平寰宇記云：“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，故名”，其實是不對的。考東晉永